



## 小巷故事

□ 郭德诚

我的老宅,在老城区,住户,也多是些老门老户。老宅子,大门多已漆皮斑驳;老院子,青石台阶,青砖铺路;老槐树、老柳树,褐色身躯,满目沧桑;胡同,曲曲弯弯,纵横勾连,像蜘蛛网似的,把四处织成一片,如一副年久褪色的老画。过去的胡同都窄,采光不好,翻修房子时,都可劲地往上盖,住不了,就往外租。房租也便宜,于是,常有人来寻租。

那天,来了个小伙子,想租我的顶楼。我就很奇怪,顶楼,冬凉夏热,这是图啥呢?他说不是常住,这儿高,想在这儿画几幅画,临时租房。我本不想答应,怕耽误事,会影响长租的客源。他看我犹豫,说其实就是一张床,不起火,就一个人。我年轻时,也曾画过几笔,热劲儿过去,也就撂下了。听他这么一说,也算人不亲行亲吧,也就同意了。

常言道,距离产生美。这话真不假。在这儿住久了,也没觉得这儿有啥可画的。可一旦搬上画布,你再看,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那老宅,那小院,那胡同,那随风摇曳的树,在淡淡的夕阳下,还真就透着岁月的沧桑,显出民俗生活

的久远与恬淡,氤氲出一种世俗的美。

过了两天,是收垃圾费的日子。收费的老魏说房租出去了,这个月,你得按两户算。我说这叫啥两户?是个临时的,连火都不起,就多了一张床而已。老魏说咱按户,不按人。我说,也得分个大户、小户,这两户,还顶不住你一户人多。老魏这人很倔,一根筋,跟我一样,认死理。他说要不这样吧,垃圾站也不远,你就自己送吧。嘿,你个墨老魏,连话都不让说了!我一听也就火了,自己送就自己送,有啥了不起的。

那天我去倒垃圾,刚出门,就被老张拽住,说走吧走吧,还磨蹭啥呢。夺下垃圾袋,放在门口,拉我去吃他孙子的满月酒了。那几天我嗓子疼,坐那,酒也没敢喝,散席时,老张硬塞给我两瓶,说好了慢慢喝。

我掂着酒回家,到门口一看,垃圾袋没了。小胡同,干干净净,亮堂堂,铺满了阳光;树叶,在微风中哗哗作响,跟拍手欢迎我似的。唉,还是人家老魏大气,这酒,给老魏送去吧,也算赔个不是。到了老魏家,人没在。他老伴说,老魏一大早

就下乡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说他没回来,这活,是谁干的?她说那点活,不算个事,我捎带手,一趟就拉完了。

第二天在巷口,和老魏碰个正着,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他手一摆说丢人,丢人,咱啥都别说了,回头我请你。

画画那小伙子,住了不到半个月,就搬走了。临行,送我一副画儿。这幅画儿,画的就是我们这片小区,画面上那人,那树,那民宅,那小巷,布局合理,章法有度。一看就知道,是以我家为视点画的,用的是单点透视法。即离自己近,物体就大,离自己远,物体就小。这是绘画中常用的一种透视角度。为了突出民俗特点,画面中,有大人,有小孩,还有一个人,悠悠地拉着车,生活味儿,就跃然上纸。我看着,不由哑然失笑,这拉车的人,权当是老魏吧。

您说,我和老魏,就垃圾费这点小事,是不是也是单点透视?离自己越近,也就越大,越远,也就越小,其实,它并不是实际的大小,只是一个视角而已。这是生活的透视,还是绘画的写生?或是生活中的一个段子呢?

## 坐在冬天的门槛上等雪

坐在冬天的门槛上  
天天盼着,下一场厚雪  
能把斑驳比的城市倾覆  
我就会生起红泥小火炉  
把半块馍馍烤出夹杂亲情的香味  
喝着先浓后淡的浓光阴  
把所剩不多的石头记啃完  
看看高悬头顶的蓝天  
依然不见一片鹅毛大的雪花  
砸响绷紧神经的大地  
我的鬓角和头发全都白了

(潘硕珍)

## 腊月记

窑里的白菜脱帮了  
腊月就到了  
从这天起  
许多事物变得  
易于柔软  
而风箱里的鸡毛  
却格外硬挺  
在早上  
有袅袅烟尘  
烟尘颠覆了我们原有的一日三餐  
中年了,应少食多饮  
堆积的碗筷  
“静立在浅蓝色水塘里  
浮于水面的白瓷  
在铺平的眉笔下  
装饰  
窑底的青绿  
一些  
不得不清理的残片  
一些  
堆积的风箱声  
疏通这个腊月  
泄密的途径

(张凡修)

## 用泪水塑造你的模样

——听讲解员讲吴焕先妻子

我抑制不住  
来自  
八十多年前的感动  
泪水模糊讲解的声音  
  
没睡几个囫圇觉的丈夫  
率领红军攻打七里坪  
断炊的音讯  
焚烧炽热的心

你出门背着口袋吗  
你出门挽着篮子吗  
你出门提着棍杖吗  
我想象你当乞丐的模样儿

你是有孕在身的媳妇儿  
乞讨路上的饥渴  
被心里的丈夫肚里的孩子  
填满刚强

你名叫曹干仙  
一定有仙女般的漂亮  
龙王山阵地的红军  
吃上了你讨来的神圣的“百家粮”

磨难难脱身  
生离死别  
你没见到梦中的伟丈夫  
他也没见到你怀孕的身影  
还有你攒了满怀的悄悄话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转身  
踏上永无来路的归程  
汹涌的哽咽,朝向  
你倒地的身体  
还有未出生的生命

(刘本本)

## 不遇,亦甚好

□ 周恒祥



那时,在乡下教书,周六半天课,下午多半会去在另一所学校任教的老同学那里聊天,喝酒。我们一起分配到那个乡,相隔十来里,骑车一会儿就到了。那时,同学已经与乡食品站长的女儿谈恋爱了。有时候去找他玩,他的门上经常挂着一把锁,估计是和女朋友出去约会了。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时代,我又不好意思打公家电话,想见一个人,抬腿就走。拜访一个人而不遇,自然是很失落、落寞的。如有希望,则等;如无希望,则转身离开。

不遇毕竟不是愉快的事,没有人会喜欢不遇。

然而,不遇却亦会带来美。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是我喜欢的一首唐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气喘吁吁爬上山,要拜访的人却不在。不遇,而正因为不遇,却带来了不遇之遇——一首千古传诵的好诗产生了。

这是不遇结下的果实。有趣的是,不遇诗不是贾岛一人所写,成了一个“唐诗现象”。有好事者做了个统计,《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的五万六千多首诗,寻人不遇诗有近一百首。不遇诗在浩瀚的唐诗海洋里虽然只是几朵小浪花,却寄托着唐人的志趣情操。

同是不遇,心情却不一样,寄托的情思也不一样。诗仙李白一生写有三首寻人不遇诗。三首诗的主题都是寻人不遇,但寻的对象不一样:道士、侍御、山僧,写作时间更是前后跨越近40年。通过这三首诗的研究发现,同样是不遇诗,却渗透着李白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情怀和社会抱负,也间接反映了他复杂的思想。

不遇,总是令人失落。失落感最大的,是恋爱中的不遇。爱情中的不遇,是一种考验,一种打击。遇见,是甜蜜;而不遇,只要不是有意躲避,就不是不爱,很可能是她制造的小测验。应该相信,多跑几趟,会有爱意满满的相遇相拥。

有时候的不遇,是因为我们实力不允许。一位文友告诉我,他每天都会去看一家晚报副刊,因为他经常投稿给它。可是每次都而不遇而失望:版面上并无自己的文章。他会说,听说要有关系才能上稿。我的内心是,别怨天尤人,别牢骚,低头读书,打造实力,写好自己的锦绣文章,那么,就不会与己钟情的报纸不遇。如果真的是怀才不遇,那才是真委屈呢。

因为无约,会有不遇。我的一个朋友,喜欢去“闯关”,见一个人,从来不约,经常对人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直接去见。他都是闯到要见的人办公室,敲门而入,自以为知己。然而,因为没有事先打电话发信息,常会不遇:办公室紧锁,人不知去哪里了。他若不遇,则会死守:要见之人肯定会回来。因为无约,经常让人感到吃惊意外。

无约之见,有点失礼。不遇,其实也没什么,该干嘛还干嘛,别挂在心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鲁迅日记,常会看到他的不遇。那时,单身汉的鲁迅在北京,他还只是教育部普通上班一族的周科长。不遇之后,他会转身而走,或去采购甜食、馒头,或是去逛书店,或是回去读书抄碑文写作,或是活跃在酒桌上,或是再去另外的朋友那里,要不就去洗澡堂泡一泡。我统计了一下,1912年至1914年,鲁迅的不遇最多,有29次,1913年最多,有13次。那是因为他初到北京,孤身一人,渴望得到友情和温暖的慰藉。而别人拜访他不遇,这三年也有10次之多,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是关心他。

故意不遇,那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雪夜访戴”,就是一种故意不遇。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想见一个朋友,走到门口,却又不想见了。故意不遇,随性而为,也是一种心性。想见,是我高兴了;不想见,是我又不高兴了。呵呵。

不遇,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岁月经年,便会理解,人生不可能总是美好的遇见,也有偶然的不遇。

不遇,亦甚好。

时常会羡慕写信的人,信笺中写着烟柳如林,陌上花开;写着秋天的星辰,徐徐的风,灿烂的阳光。妙处在于,你可以反复地阅读,反复地斟酌那字里行间写信人的心境。

最爱沈从文先生写的《小船上的信》,一路坐船,给心上人写着沿途的风景:“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收到这样的信,那沿途的风情已经尽收眼底,还有来自书信里的想念和温情。

我想,有一种美好的情感,是在浮躁的尘世中,安安静静地写一封信。收到信的那个人,同样也是幸福的。可以打开书信,沉静在文字里,看着熟悉的文字,喜悦地说一句:见字如面。仿佛那个远在天边的人,就站在你面前,微笑着和你娓娓道来,诉说衷肠。

那样的信,你总会舍不得折皱,总是在闲暇时分,拿出来看看。你甚至可以猜想,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一支笔,他是在哪里伏案写信。甚至,那一个错字,一句笑话里,当时他是一份什么样的心情。

喜欢看名人书信集,很多学者才高八斗,著作等身,书信中却幽默、风趣。也喜欢看经典的情书,更是浓情蜜意。有人说:“那时候,没有一秒钟就可以到达的邮电,等一封信,漫长如一生,但是慢一点,才能写出优雅浪漫的话语,慢一点,才能仔细寻觅盼望的爱情。”现在想来,此言极是。

喜欢看最有才情的朱生豪先生的书信。每一封都深情款款,他说:“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这种平和的语言,却蕴含着对于伊人的爱恋。婚姻生活中,不可能总是花前月下,同样也有柴米油盐,甚至会被岁月消磨,全然没有了爱的模样。可是,岁月光阴中,那些写下的书信,那些美丽的情话依然留在人间。爱是最美丽的风景,也是最有温度的。

等一封信,恰若等一个人。需要时光的磨砺和岁月的浸染。旧时光里的人,总是慢的。情感内敛

## 书信里的浪漫

□ 王南海



而婉约,他们慢慢地做事,细细地雕琢,一件物品,一幢房子,都雕工精美,意蕴吉祥。而那时的情感也一样,如春风慢慢吹拂。从情窦初开,两情相悦,一路缓缓走来,待到水到渠成。一切都不急不缓。见字如面的信,早已把两个人紧紧相牵。

所有的书信,都是时光的见证者。时光可以老去,情感也许会褪色,但是书信承载的情意,却永远在信中凝结。即使很多年过去了,人都已经变成了一粒尘埃。可是,泛黄的书信,依然静静地在那儿,诉说着当年见字如面之美。

书信是有温度的。每个字,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认真地真正地写下很多字,可以花费很多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写信,这是任何沟通方式都不能代替的。每个字温暖,妥帖。真正在乎一个人,才愿意去一字一句地慢慢说,将所有的浓情蜜意浓缩在笔间。

## 百草味

□ 王吴军



闲暇时,捧起线装的本草古籍,静静地读着那些草药的名字,艾草、蒲公英、金银花、仙鹤草……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清清的水边,碧水之畔,就是一丛丛生长得无比繁盛的草药,风一吹,药香扑鼻。感受着这人间百草味,感受着天地间别致的氣息,想起草药能治百病的事情,更觉得它的神奇。

灵芝草、老鹳草、山甘草、伸筋草等百种草类被称为“百草”,因之是能够治疗痼疾的良药,后来人们就把中草药称为“百草”,还把众多的草药称为“百草味”。

我喜欢“百草味”这三个字。一想起这三个字,就像站在温暖的春风里,眼前的蒲公英昨日还只是花骨朵,今日却已经绽放出了满枝的花朵,还有土坡上的麻黄草,它的腰身也渐渐丰腴了起来。这些草药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大片的明媚、蓬勃的颜色,让我慢慢地沉醉在了春的美好里。

而那些青青翠翠的艾草,也让我一样感受到了草药的清香。我在寒冷的冬天里就默默地期待着能够早日看见艾草长出一大片一大片芳香鲜美的模样。在我的故乡,清明时节在门楣插上艾草以驱除瘟病之气,吃艾叶做出来的艾叶团子,是每年都要做的事。这既是过清明节的一种仪式,也是把一种烟火气和草药味植入了骨髓。如此,对未来的生活才有了更加一往情深的期盼。

我也喜欢初春之时的麻黄草。每年的农历正月月中旬,家乡的原野里,麻黄草萌发,清明之后,在草木成长的期盼中,麻黄草在默默积聚着力量,即使是细碎地匍匐在贫瘠的沙土地上,只要沾染了春风的吹拂和春雨的滋润,也比同样历经了漫长冬天的青草更提前一些变得碧绿。

大地生万物,人间有百草。不论是阳光明媚、莺飞草长的春日,还是热情洋溢的夏天,不论是收获季节的秋日,还是大地静默的冬天,对于一个热爱自然风物和人间百草的人来说,季节的变换便是

百草的轮流登场。而春天的百草中,艾叶代表着春天的草药的鲜嫩与清新。春分一过,原野里的艾草便蓬蓬勃勃地成长了起来,有一种让人着迷的气息。儿时的我,总是喜欢提着小篮子跑到原野里,寻觅最鲜嫩的艾草,艾草的气息里还混杂着雨水、别的草木和泥土的味道,格外清爽,放眼望去,原野里,小河边都是新绿。找到鲜嫩的艾草,选取它的芽尖,轻轻地一掐,然后放到小篮子里,顿时,我的小篮子里便被艾草蓬松地弥漫出了柔嫩而新鲜的味道。抚过青翠的艾草,指尖上已染了一片青绿,就像是与春天分了一点鲜嫩,还分了一片美好。

读《诗经·小雅》里有《采薇》篇,这里的“薇”就是百草中的一种,又名白薇,有除烦燥、清热散肿、生肌止痛之效。人间百草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草木,但是,人间百草却在生长到药香弥漫之时,将祛除疼痛的芬芳尽情绽放于天地之间。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承于用药如神的老中医张书鼎老先生,是张老先生唯一的弟子,继承了张老先生的中医衣钵。我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去采草药。采回来的草药,铺满了一张芦席。认真地认真地择去杂草,然后放在院子里晾晒,还要经常翻动,以保持草药的新鲜和本性。我也喜欢翻动那些青青的草药,像是搅动了一池春水。当草药晾晒到一定的成色之后,父亲还要把有的草药进行炮制,然后,便将其认真地认真地贮藏起来,以备给别人看病的时候用。

经过晾晒或炮制的草药颜色如新,戾气散尽,清香而丰盈。有一次,我读清朝大才子袁枚写的《随园食单》,看到其中写道:“捣青草为汁,和粉作青团,色如碧玉。”这是说的用糯米粉和青草汁制作青团,在青白之中慢慢地揉搓,然后,青团在眼前呈现,清香丰盈,沁人心脾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父亲炮制草药的情景,也想起了父亲在春天的时候把艾叶做成养生食品的情景。中药典籍《本草纲目》中说:“艾叶味苦,性微温……春